

# 我存在着 ,我努力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 ——与南师附中同学谈心(代序).....	(员)
第一辑 生命符号：“梦”、“坟”与“挣扎”.....	(员)
童年的梦.....	(员)
一切都从那时开始.....	(圆)
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	(缘)
离题的追念.....	(员)
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	(员)
愿老师与母校青春常在.....	(员)
四十年前的历史叙述 ——关于“我的大学时代”.....	(圆)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贵州情缘”之一.....	(圆)
悼亡友——“贵州情缘”之二(四篇).....	(猿)
民间思想的坚守——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 (源)	(源)
附：剪不断的思恋(篮子).....	(缘)
我与鲁迅——《心灵的探寻》后记.....	(苑)



我对大学生们如是说 ..... ( 怨园 )  
我的那间小屋 ..... ( 怨园 )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  
——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 ( 怨园 )

第二辑 关键词：“反思”、“自省”、“发现”

与“典型现象” ..... ( 怨园 )  
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 ( 怨园 )  
自说自话 我的选择 ..... ( 怨园 )  
回望 圆世纪 愿年代 ..... ( 怨园 )  
学术自述——为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当代社科精华》而作 ..... ( 怨园 )  
能写的与不能写的  
——《拒绝遗忘 钱理群文选》序 ..... ( 怨园 )  
献身学术——王家平《鲁迅精神世界凝视》序... ( 怨园 )  
“追寻可能的世界”  
——读钱宏(语桥)《爱与思语》..... ( 怨园 )  
沉潜十年——对新一代研究生的期望 ..... ( 怨园 )  
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 ( 怨园 )  
追求文、理的融通——理科“大一语文”开场白...( 怨园 )  
多学科的综合眼光 ..... ( 怨园 )  
创作的超前性与评价的相对化  
——课堂讨论的一次讲评 ..... ( 怨园 )  
警惕现代学术的陷阱——李怡新诗论文集序... ( 怨园 )  
我这十年研究 ..... ( 怨园 )  
我的研究与思考——与油画界的朋友聊天 ..... ( 怨园 )



存在着 ,努力着 ,彼此搀扶着( 代跋 )  
——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 ..... ( 圆缘 )  
后 记 ..... ( 圆原 )



目  
录

猿

#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

——与南师附中同学谈心

(~~1995~~年 12月 16日)

今天一见到诸位,我就感到很亲切,立刻想起当年的我:~~1951~~年,我从南师附中毕业,考取北京大学,还没有选举权。今天,~~1995~~年,我回到附中,已经是两鬓斑白的~~44~~岁的老人。这期间横亘着四十四年的漫长岁月。但我可以说,附中始终活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这不是诗的夸饰,而是真实的存在。~~1951~~年,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阳光灿烂的,那一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我在临别附中时,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全校演讲比赛中,作了一个《我的儿童文学梦》的演说,抒发了我的“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将来做一个儿童文学家”的抱负,如痴如醉的言说使我获得了一等奖。我还写了一个剧本,同时兼任导演与主角,在毕业典礼上演出,题目叫《二十年后》,同样是梦想未来,也同样陶醉其间,并且永远留在了记忆的深处,这些年,每次老同学们聚会,都会提起,附中九十周年校庆时,我代表~~缘~~级北京校友写《献词》,就有这样的句子:“二十年后”,又经历



##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



圆

二十个年华；丁香花开’，曾有过几多风吹雨打。‘孩子如今已经长大’，看我们满头白发！”这里的‘二十年后’就出典于那次毕业演出。可以说，我和我的同学是带着附中给予我们的梦想走进大学的。我们果真遇到了“风吹雨打”，而且是急风暴雨。先是“反右”，接着又是“红专辩论”，我都首当其“冲”，没有打成“右派”算是万幸，原因之一，就是我的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总要对现实表示不满，自然也就不被容纳。于是，趁着暑假回到南京，和中学同窗好友一起来到紫金山下，放一只纸船，让它沿着小溪，顺流而下，仿佛连同中学时代的梦想也一起流去。但这梦已经刻骨铭心，它注定要和我的生命结为一体。于是，~~1956~~1956年大学毕业走向茫茫人世时，我竟带上了一幅初中美术课的作业，一本高三年级的成绩册，一方做少先队辅导员戴的绸红领巾，要让那融入了我的青春生命的‘附中时代’永远留在我的身边。而且每逢‘六一’儿童节，我都要从箱底里取出红领巾，悄悄地戴上，重温一回少年梦。记得有一年还对着镜子画下自己的形象，那胡子拉碴的脸与鲜红的领巾相映照，大概是有些奇怪的。而我却要通过这样的多少有些仪式化的行动来固守生命中某些永恒的东西。也就这样渡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1958~~1958年，我重回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并从此开始了学者生涯，看来可以与附中告别了。但不料，当~~1960~~1960年代末，生命突然跌入低谷时，首先想到的竟是自己的小学、中学时代，于是，就有了《一切都从那时开始》、《曾有过做梦的时代》这样的文章，并且有了这样的内心独白：“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是那样的美好，它给我留下的记忆和影响是融入血液的。真的，不管人生路上会遇到什么曲

折,我始终坚信:人生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因为我曾经有过那样的人生,那样的青春”;我似乎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梦的怀抱……不是怀旧,而是要在有限的年月将它一一实现。我对我的朋友和学生开玩笑似的说,我这些年的工作,无非是在‘圆梦’——去年,一场大病之后,我写了一部关于曹禺的书,这是中学时代‘戏剧梦’的现实化;现在,我又把目标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我还在迷恋着当年的‘儿童文学梦’”。尽管后来儿童文学的研究因种种原因没有进行下去,但我的心还不死,或许会有一个机遇再来重续这个梦的吧。最近几年,我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关注,更是表明,我从附中出发,现在又回到了附中:我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走了一个圆圈。因此,今天我与附中的老师和同学在这里谈心,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其实是有着某种象征性的,我又回到了你们中间,你们欢迎并接纳我这个当年高三丙班的学生吗?

以上算是对我的人生之路的一个回顾与汇报。可以看出,这条路并不平坦,那么,这四十四年是靠什么支撑着的呢?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一切从那时开始’或者说是从我在附中的学习经验交流会上的一次讲话开始的。记得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学习要有兴趣,要把学习每一课当作一次精神的享受,精神的探险,要怀着极强的期待感、好奇心,走进课堂,在老师的指引下,去“发现新大陆”——我的这个经验其实是我对附中传统、附中人的精神气质的一种理解,或者说这是附中老师与学生共同向往、追求的一种教与学的境界,一种人生境界。当然,作为一个中学生,当时我还不可能有这么明确的认识,只是一种朦胧的感悟。但在以后的



#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



源

人生历程中，我总要不断地回味这个经验，认识也就逐渐地深化。这里讨论的是作为“人”的“我”与周围“世界”（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已经成为历史的世界、现实的世界，以及未来的世界，等等）的认知关系。首先要肯定：“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已经掌握的世界知识（它构成了我的“已知世界”）是有限的，还有无数的“未知的世界”有待我去认识，而我认识世界的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这样，就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期待与好奇，不可小看这一点，只有有了期待与好奇，才会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与冲动。这正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与劳动的原动力。于是，就有了自己的发现——“发现”，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它包含了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与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这里也只能姑且说说。发现，当然，首先是指通过自己的直接的观察、发掘、实验、研究，而产生的对世界的新知。但对于一个在校的学生，更多的是对别人的发现、学习与接受。这里有没有个发现的问题呢？我以为也是有的。就拿语文课的阅读来说，课文可以说是作者对他对世界的发现的一种描述、分析，但其包含的内容、底蕴又是丰富的，越是好的文章越是如此，这就给我们的感悟、理解、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就有了作多方面的阐释的可能性：不仅不同的读者会作出不同的阐释，而且在不同的时空下，还会不断作出新的阐释，也就是说，阅读不是被动的接受，也会有自己的发现——前述多方面的、个人独特的、不断的阐释，也都是发现。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你能够作出与他人不同的阐释，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呢？很显然，你是从自己的人

生经验,生命体验,知识……出发,去作自己的理解与阐释的,或者说,是作品中的那一点引起了你心灵的感应,激发了你的某种情感、想像、灵感,你才会作出那样的不同于别人的阐释,这正说明,这种创造性的阅读的发现,一方面是对课文和它的作者的发现,同时也是自我发现,或者说是你自己内在的精神、创造力通过这种创造性的阅读得到了激发与升华,用一句描述性的语言来说,你读一篇美文,你自己的内在的美被发掘了,你的心灵也更美好,这才是阅读、学习的最终目的。这种对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发现,而且是美的发现,这种自我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自然会给你带来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与充实感。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学习、探讨是一种快乐的劳动”的概念。当年我在前述“经验介绍”里,把上课、学习比喻为“探险”,强调要有兴趣,其实正是直觉地感悟到了学习、研究、探讨本质上的游戏性,我们说“读书、写作、研究就是为了好玩”,强调的也是这种内在的游戏性。而且这种特殊游戏带来的快乐是无尽的,因为只要还在学习与探讨,就会有新的发现与新的喜悦。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使自己始终如一地处在一种“学习——探讨——发现”的状态,由此而获得永恒的快乐?我自己也为此而煞费苦心。后来还是我的北大老师林庚先生启发了我,林先生本人是一位诗人,在他退休前最后一次上课时,把一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这里所说的“婴儿状态”,就是要保持婴儿那样的第一次看世界的新奇感,用初次的眼光与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从而产生不断



#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

有新发现的渴望与冲动。即使是对你已经熟悉了、司空见惯了的人和事物，如果你用初次眼光去重新观察，你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同学们不妨作一次试验：明天早上起来——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说，人“在休息了一夜之后，人的灵魂，或者说人的感官吧，每天都重新精力弥漫一次”，因此，早晨醒来，都会有一种“黎明的感觉”，驱使人去重新发现与追求一种“崇高的生活”，那么，你就怀着这样的“黎明的感觉”走在上学的路上，尽管你已经走了千百次，对路上的一切早已麻木得失去了感觉，那么，这一次，你试图着用新的眼光再看一看，你会因突然的发现而产生新的感动，把这种美好的新鲜感写下来，你甚至会觉得你的似乎已经厌倦的重复的生活有了新的开始。如果你每天都这样重新看一切，你就会有古人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进入了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人们所说的赤子之心。人类最具有创造性的大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其实都是一些赤子，永远的赤子。我曾经对北大学生说，北大“大”在哪里？就因为有一大批“大学者”。这些学者“大”在哪里？就因为他们始终保持“小孩子”般的纯真、无邪、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所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听说同学们都向往北大，这是很自然的，根据我的经验与体验，“附中人”与“北大人”其实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的，这就是永不停止对知识与真理（也即未知世界）的探寻“不断有所发现”的创造精神。我们的老学长巴金有一句名言：“青春是美丽的”，我曾用“永葆青春精神”来概括附中精神，与前面所说的“永存赤子之心”，意思是相通的。



要培育一颗赤子之心,本身就不容易——应该说在这方面,附中有很好的经验与传统,我因此对母校永怀感激之情。但人要一辈子永存赤子之心就更困难,毕业以后能不能把附中培育的这颗赤子之心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就要看个人的造化。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经验,也算是我今天汇报的一个方面吧。前面说过,我的人生道路曾有过许多坎坷。所谓坎坷,就是外在的环境比较恶劣,而且所有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心的黑暗,这就需要唤起生命中的光明,来抵御所有一切外在的与内心的黑暗。我的办法就是自己设计一件或几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寻找新的发现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创造诗的感觉,这也就是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所说的,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神圣”。梭罗还说过一句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我是相信这一点的,我经常说,作为人微言轻的普通人,我们是无力来决定与影响我们周围的大环境的,我们具体生活的小环境固然脱离不了大环境的影响,但却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改善与创造的。这样说同学们听起来可能有些空洞,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吧。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那是一个边远的山区,而且又正赶上所谓困难时期,我感受到的更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饿。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南京、北京这些大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这个大环境是比较恶劣的,而且很容易产生无所事事的绝望情绪,附中赋予我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挑战。但我仍然顽强地坚守着,我首先给自己确定一个现实的经过努力就可以达到的目标,就在这卫生学校里做一个好教师。于是,我的周围就



#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



愿

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我和他们一起读书、写作，一起踢足球，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并努力培育我的学生内心的美，并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了——我和一部分当年的学生至今还保持着这种超越师生的感情，我觉得自己在育人也在写诗。为了扩大这种“生活在诗中”的感觉，我又努力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于是，我登上学校对面的山，去迎接黎明第一线曙光，一面吟诗，一面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感，我半夜起床，跑到附近的水库，让月光下的山影、水波，一起流泻在我的画纸上；下雨了，我冲出去，就着雨滴，涂抹色彩，竟然成了一幅幅水墨画。当然，我还真的写诗，有的就题在我的画上，有的写在彩色的本子上，称为“蓝色的诗”、“红色的诗”、“绿色的诗”，等等。可惜这些画和诗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但看过的朋友都说有一种童趣，那其实就是我努力保存的赤子之心的外化。但这仍然满足不了我，于是，又定了更高的目标：要攻读研究生学位，到大学讲台去讲我心目中的鲁迅。我知道，客观条件并不具备，需要长期地准备，耐心地等待；但准备中地苦读，让我发现了鲁迅，生活就自然发出了光彩，何况“等待”本身就是一首诗。当然，这也许是过于长久的等待：从 1956 年来到贵州，到 1974 年获得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机会，我足足等了十八年。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给自己设置了那些现实的与理想的诗的目标，恐怕是无法经受住这漫漫岁月的磨炼，而仍然保留着心灵的完整与美好的——这里首先是现实的目标，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自己努力就可实现，就像我当年选择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就是这样的目标，正因为它不难实现，就可以从中不断获

得成功感,使自己的生 活获得现实的意义——没有这样的当下的价值实现,任何人再有理想也是难以坚持的,像我这样坚持十八年,就是不可想像的,但另一面也必须要有理想的目标,即客观条件尚不具备,需要耐心地等待与作长久的准备,例如,当年我想读研究生,到大学讲“我的鲁迅观”即属于这样的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理想,但有了它,就给自己树起了一个高悬于现实之上的目标,使自己不因眼前的成功而满足,更不敢有半点懈怠,始终处在时刻准备着的紧张而积极的状态中,一旦机遇来了,就可以及时抓住——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机遇常常是稍纵即逝的,有准备就抓住了,没有准备就永远失去了,人的命运有时就决定于某一时刻,但这一刻却是需要深谋远虑的准备的,当年允许我考研究生,只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如果没有前面长达十八年的准备,无论如何是搭不上这“最后一班车”的(第二年我就超过报考年龄了)。而之所以能坚持十八年,关键也还在要将现实的与理想的目标都赋予一种诗的意义。这大概就是我的贵州生活经验吧,我十分地珍惜它,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有高峰,也有过低谷,我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断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理想与现实的目标,大至要不断攀登思想与学术的高峰,小至读一本(一批)书,或者是写一篇(一组)文章,一本书,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策划一次旅游……我都是带着一种期待、想像,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陶醉于其间,用婴儿的眼睛去重新发现,把它看作是自我生命的新的开拓与创造,从中去获取诗的感觉。我追求生命投入的强度,因此,我有一句话,叫做“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这种生命的自由的酣畅淋漓状态,正



# 我存在着， 我努力着

是我所向往的——这或许是我的个性所致，而且生命的支出太大，并不值得效法，只是适合于我而已。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形态，各自写自己的诗，这个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才会取得健全的生态平衡。诸位还处在一切方才开始的人生阶段，还有很多的选择的机在等待着你们，但愿你们都能最终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我们这些已经走到生命最后一程的老校友的人生经验，对于你们或许有意义，或许没有意义，这都没有关系，我姑妄言之，大家就姑妄听之。我的汇报完了，最后送给诸位的一句话是：“走自己的路！”

2004年 11月 16日重新整理



画

# 第一辑 生命符号：“梦”、 “坟”与“挣扎”

## 童年的梦

作为书斋里的学者，整天在历史的尘埃中爬梳，心境也变得苍凉。可是有一天，突然从灰黄的纸页——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日报》“儿童周刊”上，发现了自己的“童年”，仿佛是沙漠中的清泉，晃动得睁不开眼。那分明是自己的名字：“中大附小钱理群”，又是那样一个诱人的题目——

###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上，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幽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啊！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空中去和小鸟、蝴蝶舞蹈，和白云赛跑，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去拜访月宫中寂寞的嫦娥，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可惜我没有翅膀，



第一辑  
『坟』与『挣扎』  
生命符号：  
『梦』、

假如有了翅膀，是多么有趣啊！

一个九岁孩子的“梦”，但又是怎样地牵动着我的生命的旅程：多少次飞翔，又坠下，多少回挣扎与失落！

如今再也飞不动了，却又面对着这生命的重新扣问：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

假如……假如一切从头开始……

我将再一次选择飞翔。

同时准备着它的跌落——更沉重的跌落！

员毅 魏爱德 就于北京燕园

## 一切都从那时开始

本年初收到了一封信，一看信封地址，手就微微一颤，是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寄来的。待读到信中开头几句话：“今年是本校少年先锋队成立 源周年，你是第一任大队长……”心头竟滚过一阵热浪，久不能息。我知道如果就此信笔写下回忆，定是前言不搭后语，想稍压一时，不料竟至近半年时间。此时再提笔，也仍不免颠三倒四，一点办法也没有……

该从何说起呢？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要纠正信中的一处错误：我们当时建队的名称是“中国少年儿童队”，大概后来才改名为“先锋队”的吧。名称自然并不要紧，对它的实质的理解也许更有意义。说起来当时的观念也很简单、朴素：“我们是新中国的小主人翁，少儿队是我们自己的



组织。”这种主人翁感,是建国初期的时代情绪,今天回味那处处以小主人自居的劲头,仍怦然心动。于是,成立学生会(这大概是为建立少儿队作准备),也不愿由老师指定,而先要“竞选”一番。我被班上同学推为候选人,自己发表竞选演讲不说,同学们还组织了竞选团,到处张贴标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竞选团的小伙伴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制作了一条大横幅,写着“请投钱大头一票”几个大字,这是用我的外貌特征来吸引“选民”。我的竞选对手自不甘落后,第二天也挂出“请投丁大鼻子一票”的横幅,不过轰动效应已减少了很多。也许是我的演说词动人,也许是因为竞选方式新颖,最后,我以多数票当选了。学生会成立,自然要组织许多活动。我现在还记得的是曾引起很大反响的演戏。演的第一出戏,是由我和同班女同学钱平凯(她现在在北京邮电学院任教)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一群流浪儿》,这是反映旧中国儿童不幸遭遇的悲剧,我演小牛,平凯扮小凤,还有一位仿佛叫陈明的女同学演瞎了眼睛的姐姐,演得十分动情,每次演出都“赚”了观众(包括老师)不少眼泪。从此,我和平凯都成了“三名”(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人物。为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又自编、自导、自演了《大家都来买公债》的短剧,到江苏省广播电台广播演出。以后,还演过名为《红孩子》的童话剧,主角红孩子自然是我,还有白孩子,黑孩子……等等。学生一带头,老师们也跃跃欲试,好像是由当时教图画杨鸿仪老师主持,排演了一出大型哑剧《和平鸽》,我这回自然当不了主要演员,只扮了一个小地主的反面角色。演出后的合影,我至今还保留着,算是永久的纪念吧。以后大概就是筹备少年儿童队的成立了。记得当时



第一辑 『玃』与『挣扎』  
生命符号：『玃』、

玃